

齐万福的妹妹存着一件父亲留的东西(完)

侦探悬疑



儒爵爷 著
古吴轩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一个小男孩寄往福尔摩斯博物馆的三封信引发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。当局介入后久无头绪,这个时候,一位来自中国的“大学化学讲师”行动了。从伦敦追查线索来到重庆鬼城,没想到,在那里迎接他的,是一具穿着红色泳衣、被吊在树上的僵尸……英国华人留学家庭的灭门惨案揭开了重庆红衣男孩悬尸索魂的秘密!

[上期回顾]

得知齐万福还有个妹妹,我们通过派出所查到了他妹妹的住址。到了齐万福妹妹家,我们看到了一个黄头发、蓝眼睛的孩子。

对了!这不就是……朴茨茅斯那屋子二楼的卧室里,相框里面的孩子吗?小恒恒,张瑞恒!我一下子想了起来,不禁有点激动,失声说:“他还活着,他还活着!”

“能不能请齐女士先坐下,我们想和你谈谈。”我激动地说道。“你……你们问吧,我一定配合政府工作。”她有些怯懦地回答道。

“首先,我们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,你的哥哥齐万福,6天前在张家界渡源镇的家中,被人杀死了。”我一脸肃穆地说。“啊!大哥他,他……死了?”看得出来她有点惊讶,还有点悲痛。我继续问齐千禧道:“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讲一讲他送张瑞恒来的那天的情形?”

“嗯。”她止住了泪水,哽咽着说道,“那天他来的时候就牵着一个外国小孩,显得很匆忙,好像还在顾虑什么。他让我帮他照顾一下那个孩子。我开始不肯,他说他现在遇到麻烦了,带着孩子不好脱身,还顺手给我掏了一万块钱。这样,我就把孩子和钱都收下了。”齐千禧惊慌地说着。

我急忙拦住她说:“他就说了这些?还有其他的吗?”“没了,他摞下钱和孩子就走了。”她答道。

“嗯,好,下一个问题。”我说,“你父亲过世的时候,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?”她站了起来,说:“你们稍等。”然后就转身走进卧室里去了。不一会儿,她抱着一个古色古香的匣子出来了。

我犹豫着打开了匣子,里面杂乱无章地堆着一些同样古色古香的东西,都有些年头了:头上和手上的银饰器、袁大头银元、砚台、青铜镜、镶金的烟斗,还有几件玉器,角落里还躺着一包用塑料袋包起来的相片。我抽出那个包裹着相片的塑料袋子,用询问的目光看向齐千禧,说:“我可以打开看看吗?”她点了点头。

照片上的地主大腹便便。翻到最后几张的时候,照片里竟然多出来两个外人。一张是齐地主和齐万福、齐千禧兄妹俩以及两个埋头吃饭的卷头发人在饭桌上的场景,还有一张,是地主坐在中间,两个外国人站旁边的三人合影。

我挑出这张,拿着对齐千禧说:“当年,你父亲接待过两个外国人,这件事,你有印象吗?”她眯着眼睛想了一会儿,才说道:“记得一些,那时候我好像才十二三岁吧。一天天黑的时候,从山里出来两个外国人,身上破败不堪,脸上也都是泥。他们好像很饿,在村子里到处要吃的。平时一向吝啬的父亲,居然难得一见地摆酒宴款待了他们,还留着住了一宿。”

“可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,说是昨晚在我家丢了什么东西,还诬陷我父亲偷了他们的东西。最后被我父亲一怒之下赶了出去。”听了这些,我心里有了底,把手里的相片放了回去。我向她请求说:“能不能让我们和张瑞恒单独聊聊?”

齐千禧点了点头,就进去从婆婆手里把张瑞恒给抱了出来。瑞恩笑嘻嘻地抱起了孩子,我示意让叶永志、齐千禧夫妇去里间回避一下。我凑过去问他:“小朋友,你叫什么名字?”

当我举着棒棒糖问他的时候,他就欣喜地抓过糖,然后很爽快地回答了我:“我叫张瑞恒。”“那威廉·张又是谁?”我逗他说。“也是我。”孩子清脆地答道。

“是谁教你说的中国话呀?”“我奶奶。”“你知道我们是谁吗?”他轻轻舔了一口糖果,然后左右看了我们一眼,说:“不知道。”“那你知道福尔摩斯先生吗?”我继续问。

“知道!”孩子马上兴奋地举起了右手,“我爸爸每天都给我讲福尔摩斯的故事,还给我买了连环画呢。对了,我还给福尔摩斯先生写过信呢。”

“哦?那,你还记得写的什么吗?”我问。“记得,我一共给他写了三封信,第一封是写我想念爷爷,第二封是写我爸爸失踪了。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,说爷爷去天堂了,然后就是大叫一声就没声音了,第三封是向福尔摩斯先生道别的。”他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发音说道。

待大家安静下来之后,我才问张瑞恒:“小威廉,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看见爷爷的时候的情况吗?”

“记得。”他又吸了一口棒棒糖,才慢慢说道:“那天我和奶奶在一个土包那里,奶奶坐在地上不停地哭着,还喊着爷爷的名字。我站在旁边安慰她也没有用,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了,爷爷不是去了天堂吗?那里有好多天使陪他玩呢,可奶奶还哭什么呀?到了天快要黑了的时候,我们忽然就看见一个人从土包后面站了起来,刚开始我和奶奶还被吓了一跳。等我仔细看清楚之后,才发现那个人是爷爷。他的脸上都破皮啦,嘴巴也给弄破口了,这个时候奶奶就晕了过去。我想,一定是爷爷从天堂来看我们了,可为什么爷爷背上没有翅膀呢?我太想念爷爷了,就张着手想要去抱他,这个时候就有人从背后蒙住了我的眼睛,把我抱走了。过了好久那个人才放开我,我还哭着要去找爷爷和奶奶,可他没有理我,就把我带到齐奶奶这里了。”

看着他稚气未脱的小脸,我竟有些不忍。看来也是他命不该绝,小孩子不知道鬼怪是什么东西,不知道害怕,见了那么恐怖的尸体还以为是他亲爱的爷爷来看他了。我和瑞恩眼眶都有些湿润,闭紧了嘴唇沉默着。

叫出齐千禧,让她把孩子带进去之后,我们给叶家留了点钱,告别叶永志夫妇,就起身往门外走去。刚一拉开门,我就被吓得惊叫一声,不由

得往后退了几步。门外无声地站着一个人,一身黑色的风衣,往下耷拉着的毡帽遮住了脸,手里还拄着一把黑色雨伞。那人这会儿径直往屋子里面走来,边走边伸手从头上摘下了帽子。一张消瘦、尖削的脸展现在我们面前。“老福?”我愣了一下。

那人没理会我,径直走到齐千禧面前,冷峻地问道:“你父亲给你留了什么东西?”老福轻轻拍了拍我还缠绕着他的手,然后向瑞恩点了点头。接着还是问向了齐千禧:“想活命的话,把你父亲临死时候交给你的东西交给我,那不是个好东西。”言语间透露着不可拒绝的威严。

我急忙过去帮齐千禧解围道:“她地主父亲留给她的遗物我和瑞恩刚刚看了,没什么特别的啊。”老福扭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,说:“如果你能找到的话,我今天就不会来了。”我们一行人又都看向了齐千禧,只见此刻她脸上的表情剧烈地变化着,先是惊讶,接着是惊恐,到最后黯然了下来。

她安静地转身,搬起一个凳子走到客厅的那个柜子边,站了上去,伸手到柜子的上面,摸了一会儿摸出来一个纸筒。她吹了吹上面沾染的灰尘,然后拿着走到了老福面前,递过去说:“这确实是我父亲临终前偷偷交给我的,让我保管好,不要让任何人看见。”

“嗯。”老福伸手接过,说,“他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?”齐千禧摇了摇头,说:“没有,他除了让我好好保管,不要让别人看见之外,什么也没说。”

老福点了点头,说:“谢谢,你不知道更好。这几天建议你们全家去外面旅游,肯定还会有人来找你们的,他们那拨人肯定就不是好人了。”

“啊?”叶永志插嘴道,“为什么?什么人?他们要干什么?”

(此书连载部分结束)

黄一平突然被新市长调用为秘书

7

名利场



丁邦文 著
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[内容简介]

黄一平,常务副市长的贴身秘书,职位不高,却因谄熟官场潜规则,而游走于权力的核心,以至于各位处、局级干部见了他都点头哈腰,百般攀附。市长换届,各方利益斗争愈演愈烈,黑幕缓缓拉开……

关键时刻,一封匿名信激起千层浪。市长情人渐渐浮出水面,工程内幕几近曝光,黄一平又与市长夫人一夜激情。仕途、命运、错爱、家庭,交织倾轧,看中国式秘书如何面对?

[上期回顾]

黄一平替冯开岭担下了所有罪过,落得个党内警告处分,调到市委党校后勤处工作的下场。而令黄一平惊讶的是,这时候冯开岭这棵大树居然要调走了。

处里有个同事看他表情怪异,马上上来关切地问:“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”黄一平摇了摇头,赶紧找个没人的角落倚墙靠着,静静地呆了足有半个小时。他感觉,内心深处正有某种东西在慢慢垮塌,无声无息却撼天震地,撕心裂肺。很快,冯开岭调离的消息正式见于报纸、电视,传得满城皆知了。

阳城的报纸、电视上仍然有冯开岭的名字、镜头,甚至比过去更加密集,位置也更加显要,那是冯市长在向阳城人深情告别,同时展示他最终胜利者的姿态。在某个场合,电视台记者请冯开岭发表一些临别感言,相互之间有如下一段对话——

记者:“冯市长,您在阳城工作这么多年,现在要离开家乡异地高升了,请问,您有什么话要对阳城人民说吗?”

“是的。大家都知道,我是土生土长的阳城人,是阳城人民的儿子……”冯市长一如既往地侃侃而谈,眼睛里似乎还闪烁着一片泪光。

记者:“在阳城担任领导多年,取得的政绩令人瞩目,在百姓中的口碑也为大家一致公认,请问您此时最大的感悟是什么?”

冯开岭几乎无需思考便脱口而出:“首先我要声明,我的成绩属于阳城人民,属于和我一起工作的团队。此时,我最大的感悟是,作为领导干部只有心系人民群众,心系党的事业,做勤政廉洁、克己奉公、执政为民的表率,才能得到最广泛的认同。另外,我还想着重强调一点,就是作为一名领导干部,自己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固然重要,但也要时刻教育、引导、带动好家人和周围同事,在管好自己的同时,还要管好身边的人,尤其是像秘书这样特别亲近的人。”……

冯开岭的这个专访,由于受到观众的高度肯定,电视台特意破例增加

了播出次数。因此,那两天里,只要打开阳城电视台的几个频道,就不时会听到冯开岭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刚开始看到这段访谈,黄一平感到极不舒服。他觉得,冯开岭那些话中的字字句句,就像一把把锐利无比的尖刀,一下接一下戳在他的心头,使他的心刺痛不堪,血流不止。然而,电视上总播放那个专访。到后来,黄一平慢慢就不再难过,反而有一种禁不住要笑的感觉。于是,再看的时候,他就任由自己笑了出来,开始只是微笑,后来发展到大笑,最后居然狂笑得止不住声,弯下了腰,把旁边的汪若虹和小萌都弄愣住了。

“你没事吧?”汪若虹不放心,用手摸了摸丈夫的额头。“爸爸,不要紧吧?”小萌也来搂住了爸爸脖子。“没事,真的没事,太没事了。”黄一平擦着突出的眼泪,搂住妻子、女儿,依然紧盯电视上侃侃而谈的冯市长。

冯开岭离开阳城赴阳江上任前,专程前来市委党校,向全校教职员工辞别,同时点名要见黄一平。此前,冯开岭曾经通过冯明达、于海东等人约过黄一平,希望见面聊一聊,但结果被他以种种理由婉拒了。知道冯开岭要来党校,黄一平还是找了个借口避开了。他觉得,已经没有必要再和他见面了,确实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。

最终,冯开岭只好给黄一平留下一封信,是由冯明达代为转交的。冯开岭的信写得很短——

一平同志:

本想当面向你告别,可由于时间紧迫,看来不行了,留待下次吧。过去五年,你在我身边担任秘书,虽是组织分配、职责所系,却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,为我分担了很多事务,吃了不少辛苦。感谢这么多年来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。同事情谊,永志难忘!

这次因为工作中的失误,你受到

处分并被调离,这也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。你还年轻,前面的路还很长,希望你正视错误,认真吸取教训,积极相信和依靠组织,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爬起来。切记,千万不要背上思想包袱,不要怨天尤人,更加不要破罐子破摔。

最后,请代表我和朱洁问小汪和小萌好!

冯开岭。即。

读着读着,黄一平自己都感觉有些疑惑、迷茫了。他相信,冯市长在写这封信时,一定也有同样的疑惑与迷茫。

在转交给的同时,冯明达还告诉黄一平:“冯市长走之前非常记挂你,专门同党校领导打了招呼,让他们对你多加关照。这样一来,你在党校就不会吃亏了。”“谢谢!”黄一平显得很平静,也很绅士。

送走冯明达之后,黄一平忽然感到应该做些什么,或者说需要通过某种方式,向过去作一个彻底的告别,对自己有一个断然的了结与交待。他希望,在余下的岁月里,死心塌地做一个党校后勤工作者。

黄一平的手机里,有很多好笑的短信。那些短信,有些来自秘书同行,有些来自熟悉的机关干部,还有些则来自当年的同学、同事。这些短信有一个共同特点,那就是黄、灰、黑,如果不是少儿不宜的荤段子,那多数就带点灰色调侃或黑色幽默。黄一平在删除那些短信时,还会不时停下来,或看看发送者的号码,想想一下当时的情境,或是再回味、咀嚼一下段子的内容与含意,感受一下其中的乐趣与智慧。

有一条短信,发送者的号码不太熟悉,已经想不起机主是谁了,但是内容很有意思——

一次交通事故,汽车摔下悬崖,官员、秘书及司机同时挂在悬崖边的一棵树上。这棵树只能承受两个人的

重量,眼看树枝就要折断,必须要有一人马上脱手,摔下悬崖牺牲自己。这时,官员首先开口,说:“同志们,朋友们,女士们,先生们,我的生命最重要嘛!”话音刚落,司机很惊讶地责问秘书:“领导这么重要的讲话,怎么不鼓掌?”

这条信息,就像一篇精致小品,留给读者广泛的想像空间,以及会心一笑的余地。黄一平多次读过,每次看到都会忍俊不禁。可是,现在再看这个短信,他却无比震惊——那个一边拍手鼓掌、一边从悬崖上跌落下去粉身碎骨的倒霉秘书,多么像自己啊。

……初夏的风暖暖地从窗口吹来,空气里有幽幽的花香。黄一平深吸一口气,用心细细辨别着花香的成分。“流放”党校后勤处那六个多月,作为一名享受正科级待遇的主任科员,他的固定职责只有一项——负责校园绿化,换言之,就是伺候那些花卉林木。不过,跟着那个跛腿花工,他倒是认识了很多形态各异的花木,也熟悉了那些花蕊、叶片、草芯中沁出的不同香味儿。

黄一平打开车载CD,一首柔美的《春江花月夜》顷刻间便轻烟流泉般漫溢在耳畔。离开市长廖志国的家,已是晚上九点多钟,路上车子比白天明显少了许多。想起刚刚和廖志国、苏婧婧夫妇共进晚餐的场景,黄一平心情依然难以平静。谁能想到,自己这个曾经遭贬流放的罪臣,不仅回到市政府做起市长秘书,而且前后不过短短两个多月,竟然与廖市长夫妇关系融洽到如此境地。这种境况,简直恍然如在梦中。

事实上,廖市长当初亲自拍板,决定让黄一平担任秘书,并且官升副处级调研员,不光在机关里引发了强烈震动,黄一平本人也是深感突兀,一时不知所措。